

# 定 婚 礼

陈 继 利

# 定 婚 礼

陈 继 利

人物：

娇 娇——二十四岁、女。  
杨静安——二十五岁、男。  
二 姑——娇娇之姑。  
老倔头——娇娇爹。

时间：一天中午。

地点：娇娇家里。

幕启：舞台上露一角楼房，一楼客厅内，摆设考究、整洁，一方桌，两边各一把椅子，桌子上面有茶具。靠墙一边，放一长沙发，另一面放两个短沙发，桌子后边，有一装饰柜，上有电视机、录音机及一些小装饰。

老倔头西装革履，坐在椅子之上，喝着茶。放杯、站起，走到门口张望。

老倔头：（白）说是今天来送定亲礼，怎么这么晚了，还不见人影儿？

唱：莫不是年轻人变了卦？

莫不年轻人不愿倒门插？

你无情愿我还不愿把姑娘嫁，

白：我这万贯家财托给你——？

唱：我还真真不放心哪！

（走回桌边，端茶杯，喝茶）

唱：我不信，家里有凤还怕无凰来，难道是我还要为女儿把郎拉？

（掏烟，点上，拉椅子，复站起，叹气）

唉——

唱：娇娇他娘死得早，

· 是我屎一把来屎一把，

又是娘来又是爹，

辛辛苦苦拉扯大。（脸转喜）

幸逢盛世改革了，

年年进个万儿八。

偌大的家财无人继，

情愿招一个倒门插。

凑巧二姐来提亲，

要将娇娇许配他。

小伙儿看着他长大，

聪明勤俐谁不夸。

小伙子一口应承了。

心直口快来我家。

老倔头我喜滋滋停了摊挡把人等，  
天过半晌可为啥不见人来把门跨？

(向内、白)娇娇，娇——娇——

(娇娇上，边走边扑打衣服)

娇娇：唱：娇娇我今年二十四，

容貌俏似山茶花。

说媒的人儿门槛踏破，  
我心中有他只是不理她。

可叹我爹爹思想旧，  
一心要招一个倒门插。

巧设双簧让二姑把亲提，  
答应爹爹的条件来我家。

郎姑本是心所系，  
自然是水到渠成答应啦。

心里高兴恨时慢，  
耐着性儿镜前把粉儿搽。

眉儿轻轻地描，  
衣服一遍一遍擦。

为何不见人登门，  
真真——把人来急杀。

心里慌张乱如麻，  
突听爹爹直喊我——

白：来了，来了。(做见科)爹爹——，啥事？

老倔头：啥事。这天不早了——

娇 娇：(走出门外，大声地)爹爹，天早着哪。

老倔头：进来。这快十二点了，人影儿都没见——

娇 娇：(进房，提壶，倒茶)爹，您老一年到头，没有闲过日子，难得歇一歇，喝茶，喝茶——。

老倔头：娇娇，你说——，

娇 娇：爹爹，您问啥？我听着哪。

（老倔头边吸烟边思索）

老倔头：你说，静安他——

娇 娇：咋？

老倔头：会不会——？

娇 娇：您说啊——，

老倔头：会不会变卦？

娇 娇：（胸有成竹地）爹，您想到那儿去啦，静安哥他是那种人嘛。

老倔头：咋的不会，你又不是他？

娇 娇：我说不会，就是不会。

老倔头：（眸大疑惑地眼睛望着女儿）你又不是他，你怎么就知他不会？嗯。

娇 娇：（知失言，捂嘴）我——

老倔头：这不怨他——

娇 娇：爹，这就对了，可能有别的事。

老倔头：（没听女儿说话，独自思量地）

唱：一个拔尖儿的小伙儿，

谁不想独撑门户来成家？

只怨娇娇不是他，

让爹爹左难右难人急杀。

娇 娇：唱：叫爹爹你老把那心儿来放宽，

静安哥他不是那样地坏儿男。

肯定是有事儿拉住了手，

一会儿定会把您老丈人来拜见。

老倔头：（脸下露出一丝笑容）

唱：娇娇她懂事早来嘴又甜，

我怎舍得她嫁出去受熬煎。

再说身边无有半儿男，

病了谁来问问安？

更有这万贯家财谁来继，

才想到招一个女婿锦上添。

（娇娇倒茶，老倔头坐下喝茶，二姑急急上）

二姑：唱：骂一声小静安你害死咱，  
为何把这终身大事做儿戏谈？  
说好了今日来送礼呀，  
为何你早早来把门儿关？  
一把大锁来锁定，  
叫我怎么向娇娇她爹言？  
你不同意倒插门哪，  
何苦来让我自做贼？  
到如今叫我——  
有口也难说清闲。

白：咳——，你这个千刀剐的哟。到如今我是——，猪八戒照镜子——里外不是人了。

(急走，娇娇迎出)

娇娇：人哪？

二姑：你问我，我还问你哪，人哪？

娇娇：你不是——？

二姑：一把大锁，人——，人——，我问你，怎么也把二姑骗？

娇娇：二姑，是不是上坡干活啦？

二姑：不会，还能不回来吃早饭？

娇娇：会不会有别的什么事？

二姑：什么事还会比这档子事大？屋里说吧，我这嗓子冒烟了。

(二人进房，二姑端杯，一饮而尽，提壶倒水)

老倔头：她二姑，咋回事？

二姑：老弟，你别急，让我先熄了嗓子的烟，再细细向你说。

老倔头：你们搞啥名堂吗，这不是成心要我难看嘛？

娇娇：肯定是有别的事情。

老倔头：屋里去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

二姑：老弟，你莫急，这——，娇娇说的对呀。可能是——，可能是有什么急事。

老倔头：(虎起脸)人一生，就此事最大，还有比这个大的？这明明是要咱。

二姑：老弟，别说得这么难听。这孩子是咱看着他长大，他的为人，咱还不是一清二楚？

娇娇：就是嘛！静安哥的为人，别人不知道，爹您还不清楚嘛。

老倔头：知人知面不知心——，我看，这门亲事退了算了。把娇娇与家业托给他，我真不放心。

娇 娇：（着急地）爹你说话不算数，这里的原因，还不清楚哪。

老倔头：回屋里去。

娇 娇：我不——。

二 姑：老弟，我看，这不急，既然等了，干脆再等他一会儿。做事都有个讲头，我想静安他会来讲的。

老倔头：等？等什么。这还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吗？退——，退——，这门亲事退定了。

二 姑：老弟，你别急，这退亲的事，可没有出自咱的口。再说，女儿大了，还得听听她的。

唱：叫老弟你听我说，

做事要拿得起放得下，

冷静自然细梳麻，

有事总问一个底，

情况不明莫说过头话。

老倔头：事实摆在这里，还——

二 姑：也许他真有事情，到头咱——

老倔头：唱：天大的事儿哪一个大？

一声不吭人溜啦，

不讲情意诚何在？

你为何——？

二 姑：天还没黑呐，急啥？不是说定了今天嘛。

老倔头：姐——

唱：你想喝酒咱这就拿，

何必你也把老弟要？

二 姑：又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什么时间要过你呀？你说，你说？

老倔头：二姐，你没要我，这都快一点了，人哪，连一个人影也没，这又说明了啥？

二 姑：说明了啥？喝茶。

娇娇：唱：（心急火燎）静安哥他人不见，

气得爹爹直发颤。

姑姑她是哩吧吃了那黄莲，

有苦也往哪肚里咽。

但咱俩只能将这根线儿盼，  
为何你——  
真把爹爹来惹翻，  
咱们俩——唉！

二姑：老弟哪，咱先喝茶。这几年来，你总是忙你的事，咱姐弟可少有时间坐了。

老倔头：你看咋说哪，这、这、这是什么事情嘛。

二姑：老弟，你说，静安这孩子，是有一打，无一打的人吗？

老倔头：这倒不是。只是今天——

二姑：得、得，那我们就喝茶等他。

娇娇：（急向前，提壶、倒茶）对，先喝茶。

老倔头：二姐，你坐，我先摆案卖兔肉啦。这一天下来，可不少啊！

二姑：老弟，你——。

老倔头：这门亲事，我退定啦。娇娇，摆案台，卖兔肉。

娇娇：（着急地）爹——，爹——。

（向二姑递眼色）

二姑：（端起茶）唱：叫老弟，赏你姐一个脸，  
让我有个台阶下——。

（幕后传来车铃声，二姑、娇娇喜从天降）

二姑、娇娇（齐）：来了，来了，人来了。

（二人同迎出去，老倔头坐着）

二姑：说曹操，曹操到。还真在节骨眼上哪。

（静安上，推着单车，衣服不整，满头大汗，车把上还挂着死鸡，人未站定，一块兔肉丢在脚下，只见老倔头站在门里，怒目而视）

老倔头：走吧，亲，退了。

娇娇：爹——，爹——。

二姑：老弟，你让他说嘛。

娇娇：是嘛，你让别人把话说完。

老倔头：摆案，卖兔肉，（边说，边扯下领带，脱下西服，围上围裙）

二姑：不理他，静安，你说到底咋了？

静安：咳——，别提了。（支起单车）

唱：我爹他专业开鸿场，

养鸡总数万儿三。

一夜之间鸡发瘟，  
欲挽损失贱卖完。  
人们不知鸡有病，  
见着价钱便宜都争先。  
我心中不忍去追回，  
这不是回来时辰晚。  
是我不对未回家先来道个歉，  
彩礼在家已备先。  
这不是我自个儿编谎言，  
这车把上的死鸡是证见。  
也不是我巧言来求怜，  
事实总是铁钉板。  
我想人做买卖凭良心，  
不做那欺和蒙来拐和骗。  
这是我的真心话，  
能否给我机会回家彩礼搬？

娇 娇：唉，你也真是的——

唱：有事先来送个信，  
免得让人把心担。

静 安：事情太突然啦，我那里想得这么全哪，再说，我想很快就解决了的事情，  
谁知，一家一家折腾了这大半天。彩礼我全准备好了，（转向二姑）二姑，  
您老给我圆圆场，再给我创造个机会——

二 姑：这事儿也由不得我了，不过哪——

唱：你这孩子做事让人服，  
我这杯喜酒独自揽。  
如今做买卖的谁不掺假？  
你却傻得让人喜欢。  
追回瘟鸡你不怕——？

静 安：怕啥？对得起天地良心，就什么也不怕。

二 姑：不怕？

静 安：不怕。

二 姑：不怕你爹爹破了产？

静 安：为了钱，就欺蒙撞骗？

二 姑：你哟，真是一个可爱的大傻瓜哟。

（老倔头一愣，沉思——）

老倔头：唱：这样的小伙儿哪里找，

心如冰壶玉无瑕。

到手的女婿我不要，

（白）：唉——

唱：我处世做事还真差一把火哪。

静 安：二姑，拜托您了，我回家拿彩礼去了。（推车，转身下）

老倔头：（猛地回头）娇娇——。

（娇娇、二姑一惊）

娇 娇：爹——

老倔头：喊他回来。

二姑、娇娇（齐）：咋？

老倔头：告诉他，他送来的彩礼，我已经收到了。叫他回来。

（二姑、娇娇莫明其言，转念一想，大悟、笑）

娇 娇：哎，静安哥——，回来——，回来呀——。爹说，你送的彩礼，他已经收到了。（跟跑下）

二 姐：你呀，你呀，你这个老倔头哟！

老倔头：你这一个口里甜哟！

（相视，大笑，举杯，喝茶）

（幕落下）

## 剧 终

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七日于湛江

